

美国和诸大国：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RRY BUZAN

[英] 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美国和诸大国：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RRY BUZAN

[英] 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英)布赞(Buzan, B.)

著;刘永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ISBN 978-7-208-06503-1

I. 美... II. ①布...②刘...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028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小阳

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

[英]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联西印刷股份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217,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503-1/D·1129

定价 25.00 元

中文版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国际社会中主要国家关系在近期及中期未来情形的书。它摆脱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叙述角度,而是首先把“主要国家”区分为超级大国和大国,其次,它不仅考虑到物质力量及其分配,而且还考虑到这些主要国家的政治特征以及它们所创立的国际社会种类。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格局(延续目前一超数强的格局;返回到不止一个超级大国的格局;朝向一种无超级大国而只有诸大国的体系),而中国在所有这些格局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格局不变,那么,中国是诸主要大国之一。如果是不止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国是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主要候选者。如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在一个诸地区比整个国际体系及社会更加至关重要的世界里,中国同样是诸主要大国之一。

然而,无论采取哪种途径,中国都是这番叙述的重心,中国也是最大的问号。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相比,更是如此,因为前者的轨迹处于相对稳定的轨道上,但是20年后中国看上去会是怎样却难以估计。它惊人的物质增长将会不间断地继续下去,还是在危机中失败,或者经受挫折和延迟?中国将能够维持多久它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以及伴随着这种标签所蕴涵的所有矛盾?它的国内政治及社会生活有可能遵循什么样的道路?除非设计一系列可行的、可覆盖广泛后果的格局,否则,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变化中,伴随着庞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上的释放。关于这一点,几乎可以保证地讲,20年后的中国看上去将会不同于它的现在。于是,尽管美国因它是最强有力和最具影响的主要角色而在许多方面处于这个叙述的中

心,但是,中国也处于中心,因为它的未来能力、角色以及政治特征是最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局外者如何理解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一个因素。

在思考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方面,人们还需要考虑到使一个大国在21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诸大国通过成功地操纵联盟和武力使用,去施加它们的意志并展示它们的地位。现在,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在于它能够围绕自身以及就一般世界而言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有多么广泛和持久,在于促进分享的价值和稳定国际秩序。在这方面,美国推行市场及多边主义的战略曾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惊人的成功,如今华盛顿仍在靠着那种投资的收益而过活。不过,美国政策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偏离了这种战略,变得更加单边主义,并对它自身多边主义传统中的许多方面进行攻击。这种错误转向的后果不仅可以从在中东的灾难中看到,也可以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尊严、信任和影响力遭到更为广泛的丧失中看到。相比之下,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似乎意识到这种新的现实,并且与它和睦相处。不过,从一个局外者(而且是欧洲的)角度谈论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辩论,我发现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给予回答,然后“和平崛起”才可以无愧于这种称呼:

1. 维持中国和日本之间敌意和刻薄的政治关系符合谁的利益?

2. 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什么?

3. 如果中国目前的“和平崛起”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中国对自身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看法是什么,它愿意看到一种怎样的国际社会?

中日关系

就像俄罗斯、印度和早先的德国一样,中国无法回避地区政治,它的全球地位决定性地取决于它与它的周边是何种关系。在东亚内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关系乃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它们是该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还因为日本是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在东亚具有强大地位的关键。过去的阴影沉重而消极地落在中日关系上,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两国有着相当重要的经济牵连,但是,它们的政治及社

会关系却是糟糕的。中国似乎不愿意忘记或原谅日本在 1895 年至 1945 年间对它采取的侵略行为,而且培育着这种记忆,将它作为自身民族主义叙述的一部分。日本似乎也不想过多考虑这个问题,它的领导层仍然不敏感于它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即在它的诸邻国中间保持着清醒的战时记忆。各自似乎都不特别在意它们之间关系处于这种充满危险的状况,而且目前双方均没有想采取任何重大努力去化解它的主要举动。正如法国和德国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一部充满敌意和入侵的漫长历史,预先确定的那种糟糕关系也并非就一定要无限期地延续到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并非注定它们是敌对的。它们至今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叙述它们的历史,以维持那种关系,不过,它们的确还有其他的选择。存在着各种选择这一事实提出这样的问题:保持敌意有助于谁的利益,它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后果是什么?

显而易见,在中国和日本均存在着一些既得利益,它们从这种现状中获得好处。在中国,执政党有效地利用历史以及在抵抗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它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支撑它目前的政治合法性。在日本,那些赞成继续与美国保持关系的人和那些想把日本看作是一个更为“正常”国家的人,从能够把中国描述为一种威胁中获得好处。也许,还有一种情形,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大众理解会被一种明确面对的历史所干扰——也许是非常深刻的干扰。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现状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毫不夸张地讲,美国在东北亚的整个地位——就它在全球声称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言——取决于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维持。这种紧张关系为美国在日本的基地以及日本普遍愿意保持自身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附属伙伴而正名。与美欧关系一道,美日联盟是美国声称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两个基石之一。在确立那种声称方面,美国的社会关系——以及其他主要权力中心的两个与它保持紧密联盟关系的事实——与美国被认为在军事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同样重要(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就迅速部署高新技术军事力量而言,美国声称物质上的相对优势貌似有理,但是,就经济实力、一般的高新技术以及美国日益大肆吹嘘的软力量而言,则远没有给人留下印象。这里的关键是,美日联盟不仅涉及美国在东北亚的身份,而且还涉及它在世界的身份及地位。

在这种情形下,而且鉴于中国经常陈述渴望看到一个更为多极的世

界,这种表面上的不在乎令人颇有些吃惊——以这种不在乎的方式,中国处理它与日本的关系。倘若中国想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一种地位,那么,它首先不得不稳定与它周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改善与日本的政治及社会关系乃是中国应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这是至目前为止从政治上挑战美国的最有效途径,同时在军事领域保持事态低调。的确,其可能的回报是巨大的,它将证明中国采取一种重要而公开的主动行动去扭转它与日本的关系是正确的。这便要求中国主要朝前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朝后望,它还要求中国做好准备打长期的牌。扭转中日关系可能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寻找一种途径,要么把历史留给过去但继续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要么对曾给双方带来荣与辱的历史进行一种分享解释的建构。这是中国向它的周边及世界进行展示的机会:它的崛起力量是良性的,它已经变成一个足够强大和足够智慧的行为体,从而能够在朝着改善地区及世界秩序方面采取重要的政治主动。相比之下,这种中日关系敌意的持续存在将损害其“和平崛起”战略的可信性。

中美关系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关系的本身,还因为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有两个附加的核心问题明摆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陈述的意图,即反对任何对它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

台湾仍然是使中国不可预测的另一个因素。只要中国继续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别国无合法发言权的纯国内问题,那么,一种由“诸事件”和误解而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便存在着。台湾几乎是这个地球上能够迅速在主要大国之间引发战争的最后政治问题。因此,它仍然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点,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中国声称正在和平崛起方面的一个问号。中国为自己在国际政治中打着一张长期的牌而引以恰当的自豪,而且它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准备接受台湾是一个纯中国国内问题,中国需要逐渐获得更多的

信心,即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与台湾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最终以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种依靠强迫完成这场革命的想法,对和平崛起的目标起相反作用,随着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及经济形态变得更加相似,这种想法将变得日益无意义。

当然,美国把中国作为挑战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一个“同等竞争者”而转向反对它,这个难题与海峡两岸之间、中日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相关联,不过,它也有它自身不同的动力。这里需要思考的一个有趣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既崛起又避免被美国将其作为一个挑战者加以对待,关于这个问题本书有更多的讨论。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会如何对待一场中美对抗,如果美国为了捍卫自身的单极地位而寻求这种对抗的话,那就更需要思考它了。正如我这样写到,美国在过去的五年里非常成功地推行着全球反恐战争,将它作为对自身和对大部分世界的一种安全化。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一直巧妙地将它们自身的局部难题与这种广泛的政治构架联系起来。

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强烈担心中国崛起至超级大国地位并成为美国的同等竞争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崛起会变得更真实,更少假定,不难想象的情形是,对中国的关切会在美国国内变成一个主要的安全化问题,并使全球反恐战争退居到后台。单凭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能力而不去考虑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它与日本的关系如何发展,它就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就地区和世界而言中国已经和平崛起,那么,一种纯粹以国家利益作为基础的美国对华敌视,不会在世界上引起什么同情或支持。只要中国以这种方式进行它的崛起,不威胁它的周边或国际社会的一般稳定,那么,美国以外的许多人的确会欢迎这种崛起。欧洲有可能无所谓,许多国家(譬如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法国、马来西亚)均支持有关多极的言论,将它视为它们所偏爱的权力结构,并以此反对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假如日本不感到中国有威胁,那么,美国对华敌视将威胁着把日本拖入一场美中冷战的前线,并迫使它竭力考虑它与美国关系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扮演得巧妙,中国的崛起也许似乎只威胁到美国,而不是大部分其他国家。除非中国以这种方式崛起威胁到它的周边,否则,它不会为某种安全化提供基础,譬如像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一起分享的那种冷战或全球反恐战争的安全化。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后是什么？

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发展。它表明，在向占主导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通过深化它对国际社会机制尤其是市场机制的融入，中国不仅自身获益，而且也给意识形态降了温。除非继续教条式地坚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竞争造成帝国后果的理论，否则，一个崛起的市场经济的中国不可能与美国重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此外，通过利用市场，中国向西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挑战，在它自称坚持自由经济原则和它在执行这些原则中的实际做法之间，保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差别。通过维持一种防御性的而且主要是地区性的军事态势，中国既从它自身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又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举止中获得好处。除了台湾和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的对外及军事政策在处理棘手问题方面表现出色。

不过，“和平崛起”理论中的主要薄弱——或者说缺失的成分——是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怀疑论者和现实主义者（在中国和美国均大有人在）会说，中国一旦崛起，将谋求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就像美国已经所为和正在所为的那样，而且就像他们预料任何超级大国会做的那样。于是，他们会把“和平崛起”看作是一个旨在蒙蔽世界的骗局，当中国崛起到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的程度时，那么，其他国家再想制止或遏制它则将为之时已晚。我不赞成这种“中国威胁”论学派，在布什政府令人恐惧和无能的表现之后，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更多地受制于多极权力分配，那么，国际社会将变得更好，不过，我倒认为，关于中国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有必要的问题，它需要获得比得到其答案更多的东西。除非它的确获得一个答案，否则，对中国长期意图的各种猜疑将仍然存在着，这些猜疑会使得它的“和平崛起”变得比它所需要经历的更加艰难。

对于局外者来说，由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难题因不能确定 20 年

后中国看上去会是怎样而被放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追求和平崛起,并将自身适应于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现存制度中。从全球来看,中国外交在大部分全球管理事务中保持着一种低姿态,只是当被认为与中国的利益直接有关时才反应强烈,从任何意义上讲,它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起主要作用。甚至在地区层面,中国举棋极为小心谨慎,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不充当领导角色,并使自己参与到主要由东南亚联盟所制定的地区制度中。我并非说在发展过程的这个阶段这种谨慎一定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远不是这样。不过,中国的相对被动无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它愿意推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除了有关提倡一个更加“多极”世界的含糊想法之外,中国想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倒想读到来自中国对它对国际社会持何种构想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崛起真的只是关于适应一种主要受西方所启发的世界秩序吗?还是说,它有更多的东西要提供出来?它是偏爱一种更加以地区作为基础的世界呢,还是想在全球性的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它想推广什么样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与现存的秩序相(不)协调?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被那些支持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发展的人所阐述。

结 束 语

写到这里,读者们可能会对我上述要求中国采取所有的举动并作出所有的让步提出异议。这是正确的,其理由在于我在有关是什么造就一个21世纪成功大国方面所开启的观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有机会利用美国的错误,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自身必须说明那些看上去对它的和平崛起构成损害或与其相矛盾的难题。在当今世界里,一个成功大国的明确标志是,它应该向外界展示它具有能力在一种它所协助创设的分享规则及制度的框架内施展和限制自身力量。中国已经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一些进展,不过它还需要更深入下去。假如糟糕的海峡两岸关系和与日本的关系把中国推入过时的、产生相反结果的大国行为(就像最近美国所表现的那样),那么,它将是一个悲剧。如果这种和平崛起将是一

种长远的成功,那么,中国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做法,将它与周边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和平的基础上。这样做不是一种不光彩的屈服,而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攀登,一种超越历史的崛起,一种展示中国实现当代伟大的强有力方式。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一项正确的战略,不过,为了使其奏效,中国应该比它现在更深入、更始终如一地应用它。

巴里·布赞

2006 年 5 月,伦敦

英文版前言

本书是从我与奥利·维弗(Ole Waever)合作完成的《地区与诸大国》一书中发展而来。那本书是我们哥本哈根学派在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主持下所从事的诸项目中的最后一个项目,并于2002年底由丹麦政府验收结项。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五章的更早版本起初是作为那本书的一部分,但由于篇幅过长而被删掉。从某种程度讲,这两本书可以作为一种互补加以看待——本书的重点放在全球的政治结构上,《地区与诸大国》则关注地区的层面——尽管在本书里我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那本合著的共同框架。在争取“经济及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时,我开始观察极和世界社会等概念,并应用它们去思考美国。本书作为先前的项目而启动,但是,这三个分支很快便交织在一起。我对极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正是这个观念启发我早在1965年便对国际关系产生浓厚兴趣,当时我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第一次在卡尔·霍尔蒂斯(Karl Holsti)的“国际关系导论”课程里接触到它。随后,我开始研习它,接触新现实主义和战略研究。尽管我已经从那里脱离开去,但是,我仍然发现它有趣而且具有挑战性。长期以来,我一直确信,极可以为理解世界政治提供某种主要的分析变量。第二编的早先版本可以在我的一本书里(Buzan, 2004b)找到。对身份的兴趣,部分来自于我与奥利·维弗一起对安全的研究,部分来自于我对英国学派理论的研究,尤其是有关世界社会的概念,部分来自于在试图重新改造英国学派理论过程中接触到亚历山大·温特的观点(见Buzan, 2004a)。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作为对美国有关大战略争论的反思而写的。它在许多观点上与它并行发展,但是,它使用了凭借极的理论去建

构一个由上至下的体系层面的视角,而不是一种从美国朝外看的视角,并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对极加以叙述,而且没有把极看作是决定性因素。

我不后悔把物质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我所持的态度是基础理论多元化。我不拘泥于把某个单一的取向作为包含有“真理”,而是对任何能够为理解国际体系如何运作提供严谨而系统见识的取向加以关注。我认为,人们有理由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去考察不同取向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感谢对初稿提出评论的人们,他们是:克里斯·布朗宁(Chris Browning)、米克·考克斯(Mick Cox)、托马斯·迪兹(Thomas Diez)、斯蒂法诺·古兹尼(Stefano Guzzini)、莱内·汉森(Lene Hansen)、珀梯·乔聂米(Pertti Joenniemi)、安娜·利恩德(Anna Leander)、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诺埃尔·帕克(Noel Parker)、威贝克·佩德森(Vibeke Pedersen)、吉尔罗伊德·图阿泰尔(Gearoid O Tuathail)、奥利·维弗、雅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以及出版社的两名匿名评议人。我也感谢拉丝米·辛(Rashmi Singh)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高效率的研究协助工作。尤其感谢奥利·维弗,在我们致力于《地区与诸大国》的写作期间,他对一些观点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我感谢“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该项目(立项编号:R000239415-A),还有西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系给我提供时间去完成它。

我将此书献给奥利·维弗,既为了过去数年里与他的友谊,也为了在我们的多次合作期间,他给予我的全部教诲,正是他邀请我加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15年极富成果而愉快的合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哥本哈根学派。他对我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他和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同仁们的合作,使我能够以一种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的方式接触到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认识论。

巴里·布赞
2004年2月,伦敦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 i
英文版前言	/ ix
第一章 导论	/ 1
身份和极	/ 1
本书的轮廓	/ 4

第一编

身份和极

引言	/ 14
第二章 身份	/ 15
自我和其他者关系上的逻辑	/ 16
集体身份的特征以及对国际关系的蕴意	/ 19
身份的(不)稳定性	/ 24
国际社会中的历史变化	/ 27
第三章 理论和实践中的极	/ 31
国际关系中的极	/ 31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极	/ 36
极的实用性	/ 41
第四章 大国：一个有麻烦的概念？	/ 47
理解至 1945 年为止的“大国”	/ 47
理解冷战时期的“大国”	/ 52
冷战后世界中“大国”概念的难题	/ 55
结束语	/ 58

**第五章 重新思考定义：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
大国 /59**

大国的古典定义 /59

重新思考这类定义 /65

对极的分析结果：一种新的透镜 /75

**第一编的结论：国际关系理论中极和身份的相互
作用 /79**

第二编 未来的三种格局

引言 /86

第六章 我们现在的处境：一超数强 /89

后冷战权力结构 1+4 标志的合理性 /90

对超级大国的期望 /91

对诸大国的期望 /101

1+X 权力结构中地区的重要性 /106

结束语 /109

**第七章 对未来的选择（I）：两个或三个超级大国
和几个大国 /111**

存在着上升为超级大国的任何候

选者吗？ /113

对未来超级大国的期望：三种模式 /123

对诸大国的期望 /131

对诸地区带来的后果 /134

结束语 /136

**第八章 对未来的选择（II）：无超级大国和几个大
国 /138**

无超级大国结构如何会产生？ /140

一种全是大国体系的动力 /146

对诸地区的各种后果 /149

结束语 /151

**第二编的结论：三种格局中极和身份的相互
作用 /153**

第三编

美国对外政策及其行动范围

第九章 理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转向 /159

美国例外论 /160

单极 /172

“9·11”事件 /180

结束语 /184

第十章 结论：从此走向何方？ /191

小结 /191

诸选择 /195

参考文献 /204

译后记 /222

第一章 导 论

身 份 和 极

要想理解本书的主题,人们需要自问:倘若美国和苏联都是民主国家,那么,1945年至1989年间的国际政治会是怎样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着国际关系,倘若它们分享着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政治层面上的对立两端,那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你认为不会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你便接受这样一种逻辑,即权力分配——当时的情形是两极——是大国之间如何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你假定,在国际场合相遇的任何两个大国,必将陷入对抗,至少寻求平衡、甚至可能摧毁对方的力量。你会怀疑那些信奉民主和平论的人所持的论点,这种论点认为,自由的民主国家彼此以一种较弱的安全冲动方式发生联系,而且,共同管理有可能是取代对抗的一种不同选择结果。你还将会拒绝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论(Huntington, 1996)的大部分,这种观点的逻辑更依赖于身份的差异,而不是权力分配的不同。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由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所构成的两极世界会引发出一段颇不同于冷战历史的历史,那么,你便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身份是至关重要的,权力分配本身不能预测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发生关系。第一种观点为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而且是以身份无关紧要这一大胆假设作为代价的。第二种观点势必更加复杂,因为它把另